

蘇聯對中南美洲之擴張政策

林享能

一、前言

蘇聯前外長葛羅米柯 (A. A. Gromyko) 及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國際部主任波諾馬瑞夫 (Boris N. Ponomarev) 兩人在其合編之《蘇聯外交政策一九一七—一九八〇》一書中曾露骨表示：「尼加拉瓜解放革命之成功，業為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樹立里程碑：」^①。事實上，蘇聯的幕後策劃、支援，造成了中美洲情勢之緊張，而蘇聯的深度介入，更引起東西間在該地區之尖銳衝突，導致其他中南美洲國家共黨分子之蠢蠢欲動。共黨之滲透與顛覆，已為拉丁美洲帶來無窮禍患。

蘇聯企圖染指中南美洲，由來已久。一八二三年美國宣佈門羅主義，目的之一即圖阻止蘇俄勢力伸入西半球。及至一九一七年蘇共推翻沙皇建立共產政權後，更積極向中南美洲擴張，明者與各國建交，藉促進貿易、經技合作與文化交流加強關係；暗者支援各國共黨或和平參政，或武裝叛亂。明暗兼施，滲透顛覆，步步進逼。現一方面趁勢加強與中南美洲國家之邦交，一方面受尼加拉瓜桑定分子游擊叛亂成功之鼓勵，策動其他中南美國家左派分子擴大叛亂，使得若干國家暴露於共黨顛覆威脅之下。本文特就蘇聯在中南美洲之擴張及支援游擊叛亂情形，作一客觀剖析。

二、蘇聯對中南美洲擴張政策之演變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之情形：

註① See "Soviet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A. A. Gromyko and B. N. Ponomarev, Volume II, 1945-1980, pp. 627-628.

由於中南美洲早期爲西班牙與葡萄牙之殖民地，歐洲移民之大量流入，亦將盛行於歐洲之社會主義思潮帶入新大陸，並在南美文化較高之阿根廷、智利及烏拉圭等國流行。如法國之布朗（Louis Blanc 1811-1882）於一八三九年所撰《勞工組織》（*Organisation du Travail*）一書，力倡國家社會主義，將社會一切禍害，歸諸過度競爭，提倡報酬一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應設社會工作場，由工人自行組織管理。是書於一八四九年在智利聖地亞哥譯成西班牙文發行，比英文譯本早六十二年，且在智京風迷暢銷^②。故早期中南美洲民主政治之發展，即有社會主義傾向之色彩。及至一九一七年蘇共革命成功，拉丁美洲各國共黨分子，遂師法蘇共，次第成立共產黨組織。阿根廷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一八年，烏拉圭共產黨創於一九二〇年，巴西共產黨及智利共產黨建於一九二二年，巴拉圭、厄瓜多及薩爾瓦多之共產黨亦於一九二八年成立^③。在此時期，蘇共囿於本身力量，對中南美洲之擴張，力有不逮，僅求與各國共產黨接觸，圖將其納入國際共產黨陣營。在蘇共策劃下，「第一屆拉丁美洲共產黨會議」（First Latin American Communist Congress）於一九二九年六月在布宜諾斯艾里斯召開^④，繼而成「國際共產黨南美秘書處」（South American Secretariat of the Comintern），從事與區域共產黨之勾搭。此一時期，蘇共在中南美所追求之利益有限，僅在烏拉圭及阿根廷兩國設商務機構，負責拓展與中南美國家貿易事宜，而與各國共產黨間之關係，亦不盡融洽，如與「秘魯美洲人民革命聯盟」（Peru's American Popular Revolutionary Alliance-APRA）創始人阿亞（Vi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在對資本主義問題認識上之差異^⑤；與尼加拉瓜桑定諾（César Augusto Sandino）發生齟齬；又如哥倫比亞共產黨之處境困頓；薩爾瓦多共產黨之遭受壓制；以及一九三二年六月四日，智利軍事政變成立「社會主義共和國」（La República Socialista），不旋踵於十二日復因軍事執政團內鬨而流產。凡此均使蘇共初期滲透遭挫折。一九三五年第七屆國際共產大會曾承認在中南美之活動陷於孤立，不可能推行革命策略^⑥。蘇共爲解脫困境，遂改弦易轍，採取「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s）策略，擴大組織，俾利滲透，並藉機加強與中南美各國之關係。蘇共之活動又獲開展。同時史大林鑒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爲利與羅斯福總統及邱吉爾首相共商戰後新秩序，於一九四三年宣布解散「第三國際」，更使蘇共策略得逞，先後與哥倫比亞（一九三五），烏拉圭及智利（一九四四），玻利維亞、巴西、厄瓜多及委內瑞拉（一九四五），阿根廷（一九四六）等國建

註② See "Politics and the Labor Movement in Latin America", by Victoria Alba, p. 86.

註③ See "1985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Register of Communist Parties,

註④ See "Moscow's Double-Track Policy,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n-USSR Relations", by Augusto Varas. published in "Problem of Communism", January-February, 1984, p. 35.

註⑤ See "Del Buen Salvaje Al Buen Revolucionario", by Carlos Rangel, pp. 162-169.

註⑥ 同註④，第卅七頁。

表(一) 中南美各國共產黨情況表(僅列親蘇正統共產黨, 不包括其他左派)

國別	黨名	稱	成立年代	黨員估據人數	地位	黨頭目姓名
Argentina	Communist Party of Argentina-PCA		1918	70,000	合法	Athos Fava
Bolivia	Communist Party of Bolivia-PCB		1950	300	合法	Jorge Kolle Cuesto
Brazil	Brazilian Communist Party (PCB), 1960 (Communist Party of Brazil, 1922)		1960 1922	8,000	未禁止	Giocondo Dias
Chile	Communist Party of Chile-CPC		1922	20,000	非法	Luis Corvalán
Colombia	Communist Party of Colombia-PCC		1930	12,000	合法	Gilberto Vieira
Costa Rica	Popular Vanguard Party-PVP		1931	3,500	合法	Humberto Vargas Carbonell
	Costa Rican People's Party-PPC		1984	(未詳)	合法	Manuel Mora Valverde
Cuba	Cuban Communist Party-PCC		1965	434,143	執政黨	Fidel Castro Ruz
Dominican Republic	Dominican Communist Party-PCD		1944	750	合法	Narcisco Isa Conde
Ecuador	Communist Party of Ecuador-PCE		1928	500	合法	René Mauge Mosquera
El Salvador	Communist Party of El Salvador-PCES		1928	500	非法	Shafik Jorge Handal
Grenada	Maurice Bishop Patriotic Movement-MBPM		1984	(未詳)	合法	Kenrick Radix
Guatemala	Guatemalan Party of Labor-PGT		1950	750	非法	Carlos González
Guyana	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PPP		1950	200	合法	Cheddi Jagan
Haiti	Unified Party of Haitian Communists-PUCH		1968	(未詳)	非法	René Théodore
Honduras	Honduran Communist Party-PCH		1954	(未詳)	非法	Rigoberto Padilla Rush
Jamaica	Workers' Party of Jamaica-WPJ		1978	50	合法	Trevor Munroe
Mexico	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Mexico-PSUM		1981	40,800	合法	Pablo Gómez Alvarez
Nicaragua	Nicaraguan Socialist Party-PSN		1939	250	合法	Luis Sánchez Sancho
	Sandinista Front of National Liberation-FSLN		1960	4,000	執政黨	Bayardo Arce Castano
Panama	People's Party of Panama-PPP		1943	35,000	合法	Rubén Darío Souza
Paraguay	Paraguayan Communist Party-PCP		1928	3,500	非法	Antonio Maidana
Peru	Peruvian Communist Party-PCP		1930	5,000	合法	Jorge del Prado
Suriname	Revolutionary People's Party-RVP		1981	100	合法	Edward Naarendorp
Uruguay	Communist Party of Uruguay-PCU		1920	7,500	非法	Rodney Arismendi
Venezuela	Communist Party of Venezuela-PVC		1931	4,000	合法	Jesús Faría

註：1.資料來源1985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2.中南美洲共有卅三國，本表僅列有共黨存在之主要國家。

交。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席捲東歐，積極支援國際共黨活動，中南美洲各國遽受威脅，乃在美國杜魯門總統催生下，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在里約熱內盧簽訂「美洲國家互助條約」(The Inter-American Treaty of Reciprocal Assistance——Rio de Janeiro Treaty)，以蘇聯為假想敵；同時在美國壓力下，紛紛與蘇中止外交關係，並宣佈共黨為非法。蘇聯在中南美初期所建立國與國及黨與黨之關係，再度受挫。茲將中南美各國共黨情況表歸納如表(一)，俾供參考。

(一)六十年代之情形：

史大林時代，蘇聯對外擴張着重於東歐及中國大陸；赫魯雪夫時代(一九五八—一九六四)則偏重全球性發展，與若干中東及非洲國家建交，幕後支持不結盟運動，對拉丁美洲較少重視。此時適古巴卡斯楚游擊叛亂成功，古巴的獨裁者，巴蒂斯達(Fulgencio Batista)於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逃亡多明尼加。卡斯楚於一月八日進駐哈瓦那建立新政府，蘇聯迅於一月十日予以承認，繼於五月八日建交。卡斯楚掌權初期，尚佯裝為民族主義者，致力推翻獨裁政權，實則為共黨分子。當時之古巴空軍司令藍斯(Diaz Lanz)於逃亡美國前即曾透露：卡斯楚曾誇口將採行共產制度，實為共黨黨徒，並指出軍方重要職務，多被共黨分子霸佔^⑦。及至一九六一年六月，古巴流亡分子發動豬灣灣入侵事件後，卡斯楚於蘇古公報中即表明心跡：選擇社會主義發展之路。從此在中南美洲古巴遂淪為蘇聯之鷹爪^⑧。赫魯雪夫因貶史大林而與毛澤東發生路線之爭執，為證明其理論，在全球各地冒進，挑起柏林危機，籠絡埃及，在剛果支援盧孟巴(Lumumba)及吉森加(Gizenga)引起內戰，又於一九六二年十月製造古巴飛彈危機，使全球陷於冷戰緊張狀態中。拉丁美洲各國鑒於古巴鼓動各國共黨叛亂，紛紛與古巴斷交。使蘇聯在中南美洲之擴張受阻。嗣赫魯雪夫被黜，柯錫金與布里茲涅夫相繼掌權，蘇共對外政策稍趨溫和，與拉丁美洲國家之關係始漸改善。

由於俄毛分裂，拉丁美洲各國共黨亦發生內鬨，較為偏激者，多標榜馬列教條師法中共，而立場較溫和者仍附蘇共。卡斯楚及其伙伴蓋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得意於革命成功，力倡武裝鬪爭，輸出革命：於一九六〇年四月派八十餘名武裝分子入侵巴拿馬；六月一日策動武裝共黨分子由哥斯大黎加滲透尼加拉瓜並遣送古巴武裝分子入尼援助；六月廿三日，多明尼加截獲載運古巴武裝的游擊分子之遊艇。此一連串之事件曾引起三國向美洲國家組織提出控告^⑨，也曾鼓勵大部分拉丁美洲共黨狂熱分子蠢蠢欲動。不過，蘇聯認為當時拉丁美洲革命情勢未趨成熟，力勸卡斯楚節制，卡酋及其伙伴並未聽從。「卡斯楚主義」(Fidelism)理論家戴布雷(Regis Debray)在其《革命中之革命》一書中披露：「卡斯楚曾表示，沒有任何一種革命無革命先鋒者，但該先鋒並不一定是馬列黨徒，凡欲革命者皆有權利與義務成為該先鋒，超然獨立於黨派之外」；而蓋瓦拉在其所著《

註⑦ S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9-1960*, by G. Banaclough, p. 476.

註⑧ See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62-1963*, by Robin Edmonds, p. 23.

註⑨ *Ibid.*, Note 7, pp. 470-472.

游擊戰》一書中又表示，即令革命成功之主觀條件尚未存在，但可以決心與行動創造形勢，拉丁美洲倘欲採取類此行動時，必須動員農民，使其加入游擊戰鬪^⑩。至此，蘇聯與古巴之理論與路線趨於分歧。惟赫魯雪夫鑒於俄毛對立日趨尖銳，中共積極拉攏古巴，卡斯楚究將依附蘇共或毛共又未表明心跡，為安撫古巴，遂於一九六四年秋與古巴妥協，支持古巴在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宏都拉斯、巴拉圭及海地進行武裝鬪爭^⑪。及至赫魯雪夫下臺，柯錫金與布里茲涅夫掌權後，一方面沿襲赫魯雪夫衣鉢，支持卡斯楚，一方面採溫和政策，黨政分離，加強與各國之邦交。一九六四年秋，真理報即曾一再評論，鼓吹在西半球之游擊戰鬪^⑫。一九六六年元月，「第一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團結會議」在哈瓦那舉行，蘇代表團主席拉希多夫（S. R. Rashidov）在會中公然表示，將協助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及瓜地馬拉之游擊隊^⑬。受此鼓勵，第一屆拉丁美洲人民團結會議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卅一日至八月十日在哈瓦那舉行時，即將武裝顛覆在拉丁美洲人民解放過程中所負任務列為主題。會後發表之總宣言更主張武裝鬪爭。古巴劍及履及，立即支援委內瑞拉、瓜地馬拉、秘魯、尼加拉瓜之游擊活動，蓋瓦拉本人也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潛赴玻利維亞建立游擊基地，在古巴本土也設立訓練營，代訓各國恐怖分子。唯不旋踵，委、哥、秘、玻及巴西境內游擊隊相繼被殲，影響所及，右派軍人力量抬頭，阿根廷、巴西、智利及烏拉圭等國大力清剿共黨活動。受此挫折，蘇聯遂再改變其政策。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日，真理報曾指責拉丁美洲極左分子背離共產主義，違反馬列革命理論，表示巴西、阿根廷、智利及玻利維亞之極左分子與共產主義無關，全係托派^⑭。

在此時期，蘇聯雖曾支持武裝鬪爭，但亦重視外交關係，曾先後與巴西（一九五九），智利（一九六四），厄瓜多（一九六七），秘魯（一九六九），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及哥斯大黎加（一九七〇）等國建交，並藉經技、貿易及文化交流，進行合作。尤其六十年代末期，拉丁美洲各國遭遇經濟困難，美國之進步聯盟計劃由盛而衰，中南美國家之反美情緒高漲，如一九六八年秘魯政變，新政府沒收美國投資之石油公司，驅逐美國顧問。蘇聯見有機可乘，遂訓令拉丁美洲各國共黨與政府合作，以和平方法奪取政權。古巴則由於甘蔗歉收，仰賴蘇聯援助，蘇聯遂以經援為手段加以控制，故六十年代末，蘇聯與古巴之路線歸於一

註⑩ 見非洲及拉丁美洲資料中心編印共黨在拉丁美洲的顛覆策略第十二~十三頁。

註⑪ 俗稱哈瓦那妥協“Havana Compromise”，See “Moscow and the Revolutionary Left in Latin America”，by Pedro Ramat and Fernando Lopez-Alves, in *ORBIS*, Summer 1984, p. 345.

註⑫ *Ibid.*, p. 345

註⑬ 原載“Present Soviet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by Donald D. Pizinger i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April 1969, pp. 101-102, 109.

註⑭ *Ibid.*, p. 346.

致。

(三)七十年代之情形：

七十年代蘇聯，採黨政分離政策，一方面加強與南美大國之關係，一方面於七十年代末期支援中美洲游擊叛亂。一九七〇年智利阿燕德 (Salvador Allende Gossens) 在大選中擊敗執政黨基民黨及在野黨國民黨之候選人，贏得選舉，印證和平參政略之成功及擴大陣線運用之有效。故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國際部主任波諾馬瑞夫曾在共黨機關報《Kommunist》署名評論，認為阿燕德之當選，乃智利全國團結陣線之勝利，指出秘魯及烏拉圭之改變，遠較其他非共世界為快速，經由和平參政亦可建立共產政權。而共產黨與社會黨在大選中之合作，亦可贏得勝利^⑤。但阿燕德執政後倒行逆施，將全國百分之六十的工業收歸國有，使民營企業蕩然無存；放任暴徒掠奪農莊，奪取土地，將總價值七億美元之美國人投資收歸國有，導致生產萎縮，物資匱乏，怨聲載道，終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被智利軍人推翻。和平參政奪取政權之美夢遽遭破碎，影響所及，更引起烏拉圭、阿根廷及玻利維亞等國右派軍人紛紛起而掌權。

蘇聯認為阿燕德之失敗係由於未採彈性措施，於情勢需要時，未應用暴力政策。波諾馬瑞夫於一九七四年六月出版之《世界馬克斯》雜誌中，曾坦率表示：確保革命成果，亟須準備迅速改變和平或非和平之鬭爭方式，俾以革命暴力制止資產階級反革命暴行，革命之和平發展，不但要有社會力量之保障，使資產階級不敢冒險發動內戰，且須不斷準備革命先鋒與羣衆，一旦情勢需要，即使用大膽鬭爭方法……^⑥。其他評論認為共產黨應以更有效方法接管頑硬之軍隊，如有必要，即動用羣衆及民兵加以壓制，如反革命之凝聚早期未予摧毀或予中立，最後將付出高昂之代價。共產黨必須分析阿燕德之錯誤，其倉促分配財富及早期未妥當使用政治力量，均為敗筆。在任何革命運動中，共產必須居於主導地位^⑦。蘇共遭此挫折，又認定只有武裝革命，方能建立共產政權，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亦持同樣看法。故自一九七三年秋起蘇聯轉而支持游擊活動，但由附庸國出面，並未直接介入。例如蘇聯利用北韓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阿根廷Salta省建立訓練游擊隊基地，以金錢支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智利、烏拉圭及阿根廷游擊活動，在北韓訓練拉丁美洲恐怖分子；又如曠使東德以團結委員會名義出面代訓智利與烏拉圭恐怖分子及支援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游擊隊武器。七十年代末期，蘇聯更經由古巴介入中美洲左派游擊叛亂，另一方面又加強與拉美各國之經貿、文化

註⑤ Boris Ponomarev,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in Latin America", reprinted in *Aspects of Soviet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eds. by T. Stephen Cheston and Bernhard Loeffke, p.31

註⑥ Boris Ponomarev,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in *World Marxist Review*, June 1974, pp. 10-11.

註⑦ Se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7, No.1, Winter 1984, p. 12.

、科技及軍事合作。在貿易方面，其擴張尤為迅速。由於拉丁美洲各國之經濟結構以農牧產品及原料為主，蘇聯大量進口，而輸出少，故拉丁美洲各國對蘇貿易多享有鉅額盈餘。同時蘇聯動輒簽訂長期合約，給予優惠價格，故與蘇貿易為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所歡迎。以一九七九年為例，厄瓜多爾成為蘇聯最大香蕉輸入國，阿根廷為第二大羊毛供應國、巴西為第二大可供應國，哥斯大黎加為第三大咖啡供應國。一九七九年蘇軍入侵阿富汗，美國對蘇禁運穀物，蘇聯却順利獲阿根廷供應，使蘇阿貿易於一九八〇年時暴增為廿九億美元，雙方均蒙其利。在經技合作方面，蘇聯擴大參與，對阿根廷提供濃縮鈾、重水，進行原子能合作，參與Rio Parana Medio, Salto Grande, Gostanera, Bahia Blanca及Yacireta等大型水力發電計畫；在巴西參與Sobradinho Itaipu水力發電；在哥倫比亞參與Urira第一及第二水力發電計畫；在秘魯參與Olmos水力發電及Pata漁業基地工程等。在軍事方面，蘇聯除加強建設古巴為軍事基地外，並圖染指格瑞那達，使其成為古巴支援非洲之跳板；在南美則趁一九六八年秘魯與美國關係陷入低潮之際，適時介入，向秘魯軍人示好；一九六九年與秘魯建交後，更加強軍事合作，售秘軍火，並進行訓練交流，使秘魯之武器裝備成為蘇聯制式，也使蘇聯對拉丁美洲之擴張策略邁入較成熟之境界。

三、蘇聯對中南美洲擴張之目標

蘇聯對中南美洲擴張之目的，在於赤化，殆無疑義。然因中南美洲與蘇聯相距遙遠，久為美國勢力範圍，要攫為附庸，又談何容易。故在當前之情勢下，蘇聯並不急於達成遠程目標，而在謀求獲取中短程目標之極大利益，茲分述如左：

(一) 建立軍事基地：就地緣政治而論，中南美洲猶如美國後院，巴拿馬運河及麥哲倫海峽貫穿大西洋與太平洋兩洋，具重要戰略地位，而加勒比海又為美國命脈，蘇聯既以美國為敵人，包抄美國後院，為戰略所需。雷根總統曾於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七日向國會聯席會議發表國情咨文，指出瀕臨加勒比海之中美洲具重要戰略地位，為美國通向外界之生命線。美國三分之二的對外貿易及原油，必須通過巴拿馬運河及加勒比海；倘歐洲有危機，支援北約組織之物質，至少有一半必須通過此區域^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援助聯軍之半數以上物質運經加勒比海，德國遂派潛水艇橫渡大西洋，潛伏在此海域襲擊，在六個月內，曾擊沉二六〇艘貨輪^⑨。其時聯軍與德國在此海域之潛艇數量為二與一之比，聯軍尚可使用古巴為補給基地，德國並無陸地補給。史實猶新，陰謀擴張海權之蘇聯，自必引以為鑑。故古巴於一九五九年革命成功後，蘇聯即積極拉攏，給予經技援助外，並予大量軍

註^⑧ Se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83, No. 2075, June 1983, p. 1.

註^⑨ See The Latin American Times, Number 63, 19 December 1984, p. 6.

援，助其興建現代化機場及深水港，企圖使古巴成爲蘇聯之軍事基地。蘇艦隊司令哥希可夫 (Sergei Gorshkov) 於一九七九年在其所著《蘇聯政策中之海權》一書中曾表示，「在主要區域要超越敵人之優勢，並使其限制於次區域，首需掌握該區域或該區域某部分之制海權，敵人勢將癱瘓，其行動將受限制，對吾人作戰之干擾，可獲解除，而加勒比海即爲兵家爭奪之主要區域」^{註②}。司馬昭之心，不揭已明。

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飛彈危機後，美蘇間訂有密約，即蘇聯不在古巴部署飛彈，美國承諾不推翻卡斯楚政權。在此項密約下，古巴並無建立強大軍事力量之必要，但古巴在蘇聯羽翼下，實已變成拉丁美洲之超級軍事強國，擁有武裝部隊廿三萬人，後備兵七十餘萬，以及重現現代化軍事裝備。蘇俄艦隊及 TU-95 偵察機已使用古巴基地，蘇聯海外最大電子監聽站也設在古巴。故古巴已隱然成爲蘇聯在加勒比海之軍事基地。

基於同樣企圖，蘇聯對於格瑞那達，曾幕後動員附庸國貸款興建 Point Salines 機場，俾作爲蘇聯滲透中美洲之另一基地以及古巴支援其駐非洲遠征軍之中途站^{註③}。古巴在非洲派有遠征軍四萬餘名，其中派赴安哥拉之五千餘名，其所乘運輸機，係經巴貝多停留加油。假如格瑞那達的左傾政權未於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五日被美國及東加勒比海組織國家之聯軍推翻，而 Point Salines 機場已經完成，則蘇聯及古巴又將在中南美洲多一前進基地。

其次，尼加拉瓜橫跨中美洲地狹之中部，南距巴拿馬運河僅四百餘哩。在尼國桑定分子革命期間，蘇聯未敢出面，僅經由古巴給予援助，但自桑定政權建立後，蘇即迫不及待，無懼美國之反應，公然介入，不但支援桑定政權，且援助薩爾瓦多游擊隊。一九八〇年三月，蘇曾派五名將領組成軍事訪問團，秘密訪尼，繼而尼內政部長波黑 (Tomas Borge) 及國防部長溫伯特·歐德嘉 (Humberto Ortega) 於同月訪蘇，簽署一連串協定，蘇即源源不斷供應尼新式武器，動員共黨陣營，派遣軍事顧問訓練尼部隊^{註④}，並助尼興建四十餘處軍事基地。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四日，美國務院當時之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恩得斯 (Thomas O. Enders) 在向衆院外交委員會所提報告中透露：「尼加拉瓜桑定人民軍 (Ejercito Popular Sandinista-EPS) 自一九七九年建軍以來至一九八二年底，業已接受蘇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之軍備，擁有中美洲最重型之坦克、重砲、防空武器、攻擊直升機、火箭發射器、巡邏艇等，米格戰鬥機飛行員已在保加利亞及其他東歐國家訓練中，爲新型戰鬥機使用之機場業已完成」^{註⑤}。一

註② *Ibid.*

註③ See *U.S. News & World Report*, Oct. 31, 1983, p. 35.

註④ See *ORBIS Summer 1984*, pp. 354-355.

註⑤ Se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84 No. 2087, June 1984, p. 76.

蘇聯對中南美洲之擴張政策

九八四年五月二日，國務院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莫雷 (Langhorne A. Motley) 向衆院外交委員會西半球事務小組提出之報告中曾指出：尼擴建軍隊，已使桑定軍事力量在中美洲軍國主義年史上，獲得難以想像之強大，並指尼已變成中美洲游擊分子之總部^②。一九八三年四月，蘇聯駐美國大使館公使伊薩可夫 (Viktor Isakov) 在美國電視訪問中曾露骨表示，蘇準備在中美洲部署中程飛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九日蘇駐尼大使又表示，倘美國攻擊尼加拉瓜，蘇準備保護尼國^③。蘇聯之恫嚇，雖有作態性質，但隱藏之企圖，至爲明顯。蘇聯滲透中南美洲數十年，現已在尼加拉瓜建立了橋頭堡。

此外，蘇聯在秘魯之發展，又形成另一軍事介入。其前後出售的十億餘美元軍火，業使秘魯軍事裝備變成蘇聯制式，現復派有一百五十餘名軍事顧問在秘魯協助訓練，秘魯已有二千餘名軍官在蘇完成訓練。雖則秘魯尚未變成蘇聯之基地，但亦可能淪爲共黨顛覆南美之中心。

(二) 追求政治利益：中南美洲向爲美國之勢力範圍，在六十年代以前，向以美國馬首是瞻，倘能離間中南美洲國家與美國之關係，自然符合蘇聯之利益。葛羅米柯及波諾馬瑞夫在其合編之蘇俄外交政策一九一七—一九八〇一書中曾表明，蘇聯於七十年代與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發展政治、貿易及經濟上之關係，業使大部分國家在外交政策上對蘇聯作有利的轉變，促進彼等增加對國際事務及解決人類困難的參與，此乃一重要因素；並指出委內瑞拉總統裴瑞斯 (Carlos Andres Pérez)、墨西哥總統羅貝士 (José López Portillo)、蓋亞那總理布曼 (Forbes Burnham)、牙買加總理曼利 (Michael Norman Manley) 等在訪蘇時發表之聯合公報中，對國際政治之觀點已與蘇逐漸接近，如委內瑞拉支持蘇聯之和解；墨西哥支持中止武器競賽，減少軍備與核武等^④。

一九七九年蘇軍悍然入侵阿富汗，美國政府下令禁運穀物，並要求自由世界主要農產國家合作。卡特總統曾於一九七九年派特使傑克遜 (Andrew Jackson) 將軍赴阿根廷，圖說服阿國響應，阿根廷未予理會，反向蘇聯輸出大量穀類。一九八一年蘇阿又更進一步簽訂爲期五年之穀類交易合約，除穀類外，還包括肉類。阿根廷不願受美國節制，逐步擴大與蘇接觸，如一九七九年派蒙特 (José Montes) 將軍率軍事代表團訪蘇，蘇聯也派布拉伊可 (Ivan Jacovik Braiko) 將軍率團訪阿，一九八〇年巴西因與西德進行核子合作，引起美國杯葛，阿根廷警覺之餘，爲預圖擺脫美國節制，迅即派核能訪問團訪蘇，商洽核能合作事宜，獲

註② Se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84, No. 2089, August 1984, p. 78.

註③ See *ORBIS Summer 1984*, p. 354.

註④ 同註①，p. 627.

蘇聯同意於一九八一年六月，提供五噸重水。一九八二年雙方又達成若干核能合作合約，包括供應Atucha原子能中心RA-3及RA-6兩原子反應爐用濃縮鈾在內^②。一九八二年四月福克蘭羣島戰爭期間，蘇聯在幕後提供軍事情報之傳聞，甚囂塵上，亦足證蘇阿關係之密切。

巴西為拉丁美洲第一大國，亦為蘇聯對拉丁美洲擴張之主要目標。一九七四年能源危機發生，蘇聯曾供應巴西三千一百五十萬桶原油，並乘機參與巴西電力發展計畫。一九七五年三月，兩國簽訂雙邊貿易協定，擴大貿易。一九八一年巴西企劃部長尼特(Delfin Netto)曾率一五〇人的龐大訪問團訪蘇，簽訂大規模經技合作協定，蘇聯同意協助開發亞瑪遜河及巴拉那河水力發電，開採瓦斯及石油，以及採購巴西產品^③。同時巴西並與蘇聯合作，承包蘇聯在非洲之營建工程，籌設合夥公司，承包蘇在南美協建之水力發電工程，使兩國關係益臻密切。因此，近年來，巴西已不排斥蘇聯，在某些國際問題上，雙方立場漸趨一致。如有關巴勒斯坦及禁核問題，巴西即附和蘇聯；而巴西不理美國建議，拒絕參加南大西洋公約，對蘇聯而言，尤具意義。此外，在中南美洲問題的處理上，蘇聯影響墨西哥及康塔多拉集團，使美國失去領導地位，也使門羅主義瀕臨破碎。

(二)經濟上之目標：旨在掌握原料來源，並以經技合作為手段，加強國與國間之關係^④。對蘇聯而言，拉丁美洲為原料供應國，阿根廷供應穀類、羊毛及肉類；巴西供應大豆、玉米、米、可可、咖啡及食用油；秘魯供應棉花、咖啡、糖、非鐵金屬、羊毛及魚粉；玻利維亞供應錫，厄瓜多供應香蕉等。貿易額雖不多，但因貿易條件優惠，多為拉丁美洲國家所歡迎。而經技合作之展開，益能鞏固邦交，不因拉丁美洲國家政府之更易而受影響^⑤。蘇與秘魯及玻利維亞之關係，即靠經技合作而未遭軍事政變波及；與秘魯之漁業合作，更使蘇聯之龐大漁船隊，能在南太平洋東岸作業；蘇聯航空公司之通航墨西哥、牙買加、秘魯與阿根廷，更拉近了與中南美洲國家之距離。自七十年代以來，蘇聯與中南美洲之貿易情形如表(一)。

現蘇聯在中南美洲十五國常設有大使館，同時設有十一個商務中心，在千里達

表二 單位：百萬盧布

年 代	進 口	出 口	差 額
1971	105	13	-92
1975	719	145	-574
1981	3,028	104	-2,924
1982	1,809	287	-1,522
1983	2,007	198	-1,809
1984	1,622	311	-1,311

註：資料來源：1984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Compendium, Moscow. 錄自 *The Latin American Times* Number 72, April 1986, p. 14.

註^① See *Latin American N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Heraldo Munoz and Joseph S. Tulchin, pp. 252-254.

註^② *Ibid.*, pp. 256-257.

註^③ 智利除外，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智利軍人推翻阿燕德政權後，即與蘇聯斷交。

註^④ See *Problem of Communism*, January-February 1984, p. 43.

則派有兼使。其設館及派遣專家情形如表(三)。

表三 蘇聯在中南美各國設館及派遣專家情形表

國別	大使館	領事館	商務中心	技術人員	軍事顧問	蘇聯航空飛航
阿根廷	✓		✓	30—40人		✓
玻利維亞	✓		✓	26人		
巴西	✓		✓	39人		
哥倫比亞	✓		✓	17人		
厄瓜多	✓		✓	2人		
蓋亞那	✓					
秘魯	✓		✓	30人	150人	✓
蘇利南	✓					
烏拉圭	✓					
委內瑞拉	✓		✓			
哥斯大黎加	✓		✓	1人		
牙買加	✓					✓
墨西哥	✓	✓(1)	✓			✓
尼加拉瓜	✓			140人	40人	✓
巴拿馬			✓			
千里達	✓(兼使)					
古巴	✓		✓	7,000人	2,800人	✓

註：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ume 85, Number 2100, July 1985, p. 81.

蘇聯設館及派遣專家動態資料，係以1984年8月7日為準。

原表未列古巴，古巴部份依據原資料p. 82.

四、蘇聯滲透中南美洲之成敗

蘇聯對中南美洲之滲透歷經蛻變，時而和平參政，時而武裝鬭爭，惟其赤化中南美之企圖，始終如一。其間雖迭遭挫折，但亦有所成，試分述如下：

(一)和平參政成敗之例：蘇聯對中南美洲之滲透，於六十年代末採取和平參政路線，極力支持智利阿燕德選舉，卒使其於一九七〇年大選中獲勝，創造全世界第一個民選馬克斯政權；但不到三年又被智利軍人推翻，創下全世界第一個共產政權被其人民推翻之例，其情形已如前述。其他擬藉和平參政圖加赤化之例，則見於牙買加。

牙買加在曼利總理時代（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至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一日），執政之「人民國家黨」（People's Nationalist Party）為左傾之社會主義政黨，與「牙買加共產黨」（Jamaican Communist Party—JCP）及親蘇之「牙買加勞工黨」（Workers' Party of Jamaica—WPIJ）合作，邀請該二共黨人士入閣，參與決策，並勾結古巴與蘇聯，與古巴簽訂

一連串協定，接受古巴派遣教師、醫師、護士、工程師等充當顧問，於一九八〇年時人數達六百名以上^②。而古巴安全人員滲透

註② See 1984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pp. 144-145.

牙買加情報系統，訓練牙買加青年，圖建立民兵，幾使牙買加變成古巴之附庸。所幸牙買加於一九八〇年十月卅日舉行大選，「勞工黨」(Jamaica Labour Party—JCP) 黨魁西格(Edward Philip George Seaga) 擊敗曼利總理，並於接掌政權後，立即宣佈古巴大使埃斯特拉達(Ulises Estrada Lescalles) 爲不受歡迎之人物，驅逐古巴與蘇聯顧問，於一九八一年十月與古巴斷交，揭發曼利總理企圖實施共產，自古巴非法輸入武器，挑起暴動，陰謀以非法手段破壞大選^②。雖則曼利總理並非共產黨徒，但蘇聯經由古巴滲透牙買加，借共產參政機會陰謀建立共產政權，此與阿燕德之經由選舉出而執政，頗有類似之處。

(二) 武裝鬪爭之例：尼加拉瓜桑定分子革命成功後，蘇共中央委員會刊物《拉丁美洲》主編米高揚(S. A. Mikoyan) 曾於一九八〇年三月著文表示，迄目前止在拉丁美洲只有武裝鬪爭帶來革命之勝利^③。揆諸史實，共產黨在全球的活動能夠創立政權者，確均經由武裝鬪爭，中共叛亂如此，越共之吞沒南越亦如此，而在中南美洲，古巴與尼加拉瓜之所以能建立共產政權者亦如是，無怪乎共產黨迄今迷信槍桿子出政權。故蘇聯於阿燕德政權覆亡後，即堅定支持武裝革命；於桑定分子革命成功後，立即支援薩爾瓦多游擊隊。其他各國共黨在蘇聯鼓勵下，亦蠢蠢欲動。古巴卡斯楚與尼加拉瓜桑定分子之革命，具有共同點：

(1) 兩國當時之情勢，有利左派革命。古巴有獨裁者巴蒂斯塔(Eulencio Batista) 獨攬大權，尼加拉瓜之蘇慕薩(Anastasio Somoza Debayle) 不但獨裁且壟斷尼國經濟；

(2) 兩國人民當時反美情緒甚高，容易激起民族意識，有利反政府運動之形成；

(3) 當時兩國革命之游擊分子，並非共產黨員，卡斯楚曾流亡美國，革命成功後，於一九五九年四月訪美時，猶信誓旦旦，強烈表示反對共產主義，指出其所實施之經濟改革，旨在創造就業，改善人民之生活^④。尼加拉瓜正統之共產黨——「尼社會黨」(Nicaraguan Socialist Party—PSN)，在桑定分子革命期間並未產生影響力，亦未主導桑定國家解放陣線之運動。雖則部分桑定分子曾在古巴接受訓練，但當時世人充其量只將彼等視爲共產主義之同情者，而非共產黨徒，故予援助支持。一九七八年秋，桑定分子之游擊叛亂進入決定性階段，巴拿馬強人陶里活(Homar Torrijos) 將軍、委內瑞拉總統裴瑞斯(Carlos Andres Pérez)，及哥斯大黎加總統卡拉瑟(Rodrigo Carazo Odio) 曾聯手支援在尼國南方由巴斯托拉(Eden Pastora) 率領之一股最具勢力之桑定革命軍，認定彼等爲民主革命者，故要求卡特總統出面，迫蘇慕薩總統於桑定革命成功前讓位，同時要古巴勿插手。至一九七九年三月，哥斯大黎加卡拉索總統更進一步，協助古巴支援去，桑定分子，允許古巴空運武器之飛機在哥國降落卸貨，准古巴在哥京設立指揮中心，在靠近尼邊界處設支援營地。由於哥古兩國之合作，遂使原在尼國北部活動、由尼現總統歐

註② See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March 6, 1981, pp. 30750-30754.

註③ See *Latinskaya Amerika* March 1980, p. 35, or *ORBIS*, A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Summer 1984, p. 352.

註④ See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July 11-18, 1959, p. 16901.

德嘉兄弟領導之另一股桑定游擊隊，於獲得支援裝備後，成爲有力戰鬥部隊^⑤。桑定政府成立後，自一九七九年七月起至一九八一年一月止，美國也給予一億一千八百餘萬元之援助。後因桑定政府拒絕停止向鄰國輸出革命，卡特總統乃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中止經援^⑥。由此可見在古尼兩國推翻政府叛亂組織，並非「真正」共產黨。但彼等一旦奪得政權才倒入共黨懷抱，被激進之共黨領導。

(4) 古巴與尼加拉瓜之革命成功，係由於善用擴大陣線。卡斯楚兄弟率其徒衆於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潛回古巴時，遭政府軍圍剿，僅殘存十二人，遁入 Sierra Maestra 山區打游擊，以「七月廿六日運動」(Movement of July 26)^⑦爲號召，吸收各界不滿政府人士，二年後，即發展成五千名之衆，威脅政府；並於一九五八年秋發動最後攻勢，雖遭政府軍強大優勢火力壓制，猶步步進逼，卒迫使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總統及政府大部分官員，於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大批逃亡多明尼加。卡斯楚卒奪得政權。至於尼加拉瓜之「桑定國家解放陣線」(Sandinista Front of National Liberation-FSLN)係於一九六一年由一羣以推翻蘇慕薩政權爲目的，接受古巴指導且具馬克斯主義色彩之青年所組成，於一九六七年遭受重創後，轉入鄉村活動。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七日，解放陣線突襲劫持廿餘名重要人質，勒索蘇慕薩釋放政治犯，送往古巴，並索取一百萬美元贖金，因而聲名大噪。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年間，該陣線曾因路線爭執，分成「延長人民戰爭」(Prolonged Popular War-GPP)、「無產階級趨向」(Proletarian Tendency)及「第三者」(Tercerista)——後易名爲「起義者」(Insurreccionales)三派。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Pedro Joaquin Chamorro 被謀殺。尼國知識分子，工商企業界人士及學生工人等反對蘇慕薩運動，蔚成浪潮，桑定國家解放陣線遂獲「人民聯合運動黨」(United People's Movement-MPU)之支持，由中間人士組成之「擴大反對陣線」(Broad Opposition Front-FAO)人士，也逐漸依附。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在古巴指導下，桑定國家解放陣線三派終協議聯合，形成推翻蘇慕薩政權運動之主流^⑧。利用人民陣線，擴大容納所有反政府人士，先推翻資本主義之政府，爲共黨滲透顛覆之一貫伎倆，過去如此，今後亦將如此。尼國桑定分子革命成功後，莫斯科已指示中南美各國左派組織擴大陣線，強化游擊叛亂。蘇聯得寸

註^⑤ 哥斯大黎加國會設委員會調查此項合作案，該委員會於一九八一年提出之報告中已加證實 Se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7, No. 1, Winter 1984, pp. 14-15.

註^⑥ Se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une 1983, p. 77.

註^⑦ 卡斯楚兄弟領導反巴蒂斯塔政府之一六〇名分子，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廿六日發難，攻擊聖牙哥陸軍營區，半數以上游擊分子被擊斃，爲紀念此發難日，故卡斯楚領導之游擊陣線乃稱爲七月廿六日運動。

註^⑧ See *La Caida del Somocismo y la Lucha Sandinista en Nicaragua*, by editorship of Lopez, Nuñez, Chamorro and Serres, pp. 382-385. and see *Central America, Crisis and Adaption*, edited by Steve C. Ropp and James A. Morris, pp. 57-62.

進尺，其企圖甚為明顯。

五、現階段擴張政策與游擊叛亂

蘇聯經七十年代在中南美洲之經營，在大國中除智利外已獲有穩固基礎，進入八十年代後，更進一步加深介入，與巴西、阿根廷、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秘魯、厄瓜多、哥斯大黎加及墨西哥等國之關係堪稱敦睦，現已與中南美十六個國家建交。另一方面，由於尼加拉瓜桑定分子之叛亂成功，使蘇聯首次在中美洲獲得立足點，對蘇尤其意義。其一、中美洲乃美國之後院，蘇聯長期經營，其目標即圖在美國後院建立橋頭堡，現已得逞。其二、蘇聯長期在中南美洲之滲透，歷經挫折。一九八二年蘇官方刊物《拉丁美洲》月刊刊載 M.F. Gornov 評論坦稱：尼加拉瓜人民民主革命之成功，乃拉丁美洲人民八十年代最大之勝利，使得拉丁美洲反對帝國主義鬭爭，繼古巴革命、六十年代革命浪潮、七十年代初智利革命，以及烏拉圭與阿根廷革命萌發之後，邁入第二步，而於尼加拉瓜革命中驗證其成功，同時也象徵中南美革命鬭爭新局面之開始^⑳。其三、中南美各國國情相似，社會問題雷同，政治欠穩定，目前在世界經濟蕭條衝擊下，受創嚴重，難以復甦，引發社會動亂，有利共黨擴張。一九八二年七月份蘇聯《拉丁美洲》月刊曾以全刊檢討中美洲問題，認為中美洲已充滿政治覺醒，羣衆革命組織之水準已提高，鬭爭方式已增進並趨成熟，整個區域具爆炸性，顯然今後數年內，此項衝突情勢之發展，將使強權勢力捲入紛爭^㉑。不但蘇聯沾沾自喜，拉丁美洲各國共黨亦獲鼓勵，於一九七九年在哈瓦那集會發表之宣言中，倡言以革命暴力對付反革命暴力，乃革命者之權利與責任。一九八二年莫斯科認定不僅薩爾瓦多與瓜地馬拉，即其他如智利、烏拉圭、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與玻利維亞之革命情勢均已成熟，甚至巴拉圭共黨也表示，成立反獨裁陣線之時機業已來臨^㉒。

蘇聯認為尼加拉瓜革命之成功，已為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國主義鬭爭中樹立新紀元。一九八〇年三月份蘇官方刊物《拉丁美洲》月刊曾發表 Boris Koval 之評論，表示尼加拉瓜之經驗業已推翻先前有關游擊戰的淺易解釋，證實了蓋瓦拉之戰略原則，將其觀念，加以濃縮當可發展成堅強之人民游擊運動^㉓。薩爾瓦多共黨頭子韓達爾 (Shafik Handal) 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蘇共

註⑳ See *The Soviet and Latin America, A Three Decade US. Policy Tangle*, by William H. Luers, published in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7, No. 1, Winter 1984, P. 16.

註㉑ *Ibide.*

註㉒ See "The Political Climate is Changing" by Eduardo Viera, Published in *World Marxist Review*, January 1982, p. 67. ORBIS, A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Summer 1984, P. 352.

註㉓ Quoted in Robert S. Leiken, "Soviet Strategy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Paper*, No. 93, p. 34

機關報《Kommunist》中斷言薩爾瓦多無產階級革命只有藉游擊戰方能成功。蘇聯於八十年代加速支援中南美洲游擊叛亂，已是大勢所趨。一九八五年二月美國政府發表之白皮書中，曾揭穿蘇聯企圖利用古巴使整個中美洲變成東歐集團附庸之陰謀，並且引述葛羅米柯之看法，認為中美洲乃一沸騰之鍋爐，適合革命；而《紐約時報》在報導中更指出蘇聯與古巴正在除哥倫比亞及哥斯大黎加以外的中美洲國家積極煽動革命。^④事實上，中美洲國家的左派組織現正紛紛組成擴大陣線，企圖擴大武裝叛亂，情形如左：

(一) 支援薩爾瓦多游擊隊：一九七九年尼國革命成功，蘇聯與古巴即經由尼國支援薩爾瓦多游擊隊。是年十二月中，卡斯楚邀請「薩爾瓦多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El Salvador-PCES)，「國家反抗軍」(National Resistance Armed Forces-FARN)及「人民解放軍」(Popular Liberation Forces-FPL)三派首腦赴古巴，要求三派協調合作。三首腦卒在哈瓦那簽署協議書^⑤。一九八〇年四月，薩游首腦又潛赴墨西哥，與東德、保加利亞、波蘭、越南、匈牙利、古巴及蘇聯代表在匈牙利駐墨西哥大使館晤商，同年五月於會晤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游擊分子後，又潛赴古巴再商，而與會之薩共頭目韓達爾，又逕赴莫斯科、東德、捷克、保加利亞、匈牙利、衣索比亞、越南等國勾結，其餘游擊隊首腦則轉赴尼加拉瓜商討安全與作戰事宜。此後共黨國家援助之武器即陸續送交薩游，依美國中央情報局之統計，一九八〇年九月即運交八百噸軍火^⑥。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薩游在古巴指導下，組成「法拉蓬多馬蒂國家解放陣線」(Farabundo Marti Front for the National Liberation)，吸收「人民解放軍」、「人民革命軍」(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ERP)，「國家反抗軍」，「薩爾瓦多共產黨」及新成立之「中美洲革命工人黨」(Centra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PRWC)等參加。成軍伊始，即於一九八一年元月十一日發動全面攻勢，而共黨提供之軍火，亦源源不斷經由尼加拉瓜提供薩游。蘇聯及古巴鑒於尼加拉瓜鬭爭之經驗，並不急於暴露薩游為馬列黨徒之本質，故意簇擁「社會民主黨」領袖翁哥(Guillermo Ungo)為解放陣線領導人。此一陰謀立即獲豐碩結果，促成法國與墨西哥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廿八日聯合承認聯合陣線為薩國反對派政治力量之代表^⑦。薩游在古巴與尼加拉瓜協助下，已在尼境設立指揮部，並設有訓練營地，培訓游擊部隊。薩游電臺於廣播中，並不諱言與古巴及尼

註④ Se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0, 1985.

註⑤ See *El Salvador, Central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edited by Marvin E. Gettleman, Patrick Lacefield, Louis Menashe, David Mermelstein, Ronald Radosh, p. 234.

註⑥ Se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4, 1981.

註⑦ *Ibid.*, Note 44, p. 65.

加拉瓜之勾結，並坦稱，其所發動之全面攻勢，旨在破壞薩國經濟。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五日美國毅然出兵格瑞那達後，古巴曾勸阻薩游，稍加收斂，以免引起美國過激之反應，而利日後伺機再發動攻勢。

(二) 指導瓜地馬拉游擊隊成立「瓜地馬拉全國革命統一陣線」(Guatemala National Revolutionary Unity-URNG)。瓜地馬拉遭受游擊隊騷擾，由來已久。在瓜境原有四股游擊隊，即「叛軍」(Rebel Armed Forces-FAR)，「革命軍」(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武裝人民組織」(Armed People's Organization)及「窮人游擊隊」(Guerrilla Army of the Poor-EGP)。一九八〇年秋，在古巴指導下，四股游擊隊領導人曾在尼京會商統一事宜，並在古巴美洲局頭子皮涅洛(Manuel Piñero Losada)監督下，簽署協議書。古巴承諾給予援助與協助訓練。瓜地馬拉革命統一陣線採取尼加拉瓜桑定分子革命之經驗，釐訂綱領，主張瓜地馬拉人民只有訴諸人民革命戰爭一途；爲此目的，要求組成統一愛國偉大陣線，但鑑於吸收各階層人士尚需時日，爰決定拖長武裝鬪爭之時間^④。雖則瓜地馬拉軍方表示瓜國游擊叛亂已在軍方控制之下，但一旦蠢動，其規模與破壞，恐非昔日可比。

(三) 支援宏都拉斯游擊隊成立「解放宏都拉斯莫拉桑分子陣線」(Morazanist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Honduras-FMLH)。宏都拉斯亦被蘇聯與古巴列爲顛覆之目標。宏國左派游擊分子一向與古巴及桑定分子合作，協助走私共黨援助之武器運交薩游。一九七九年尼國革命成功後，在古巴指導下，成立「解放宏都拉斯莫拉桑分子陣線」。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宏國政府破獲若干游擊隊巢穴，所擄獲之文件證實，該陣線係由尼國高層桑定分子策動設立，總部設於尼國，成員多在尼國及古巴接受訓練，且成員中雜有尼國桑定分子及薩爾瓦多游擊隊^⑤。一九八三年三月，宏國極左派組織復宣佈成立「統一革命協調會」(Unified Revolutionary Coordinating Board)，於四月廿一日在桑定機關報《*Barricada*》發表之文告中，號召人民革命戰爭。由於宏國軍方清剿較力，目前宏游擊隊尚無法在宏境設基地式訓練營地，但其招兵買馬的工作正在尼國境內實施，據宏軍方估計在尼國完成訓練之游擊分子已超過二千人。

(四) 在南美大陸部分，一向遭受游擊隊蹂躪之哥倫比亞、秘魯及玻利維亞，亦瀕臨游擊隊擴大叛亂之危險。哥倫比亞之左派游擊隊肇始於一九四〇年代，於六十年代中期始趨活躍。四股游擊隊中親蘇之「哥倫比亞革命軍」(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FARC)已有五千名徒衆；親中共之「人民解放軍」(People's Liberation Army-EPL)有成員一千

註⑤ See Soviet Power in Central America, The Growing Threat to American Security, by Carl Gershen, Published in *AEI Foreign Policy & Defense Review*, Vol. 5, No. 1, 1984 Pp. 43-44.

註⑥ *Ibid.*, P. 44.

人；與古巴關係密切之「四月十九日運動」(April 19 Movement-M-19)全盛時期有五千人之衆；另一股由親古巴狂熱分子組成之「國家解放軍」(National Liberation Army-ELN)有戰鬥員約二百餘人。哥倫比亞政府採安撫政策。一九八二年八月貝當固總統就職後，設立「和平委員會」，負責與恐怖分子溝通。國會復於同年十一月十七日通過特赦案，赦免繫獄之恐怖分子。貝當固總統於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批准與哥倫比亞革命軍停火之協議，自五月廿八日起生效，爲期一年。旋政府復與「人民解放軍」、「四月十九日運動」及「工人自衛運動」三游擊隊簽署停火協議，統於九月一日起生效。目前哥國游擊隊雖在停火狀態中，但仍製造零星騷亂，並繼續招募青年，散發宣傳小冊，號召人民顛覆政府。一旦停火屆滿，經過整補之游擊隊，其活動規模勢將擴大。

秘魯與蘇聯之關係密切，但亦遭受共黨之全面滲透。年來頻頻策動罷工之「秘魯勞工總聯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Peruvian Workers-CGTP)即爲秘魯共黨所控制，其主要外圍組織——一九七九年成立之「秘魯農民總聯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Peasants of Peru)亦受秘共及勞工總聯盟之節制，而猖狂作亂之游擊隊「光明之路」(Sendero Luminoso-Shining Path)，不但在安第斯山區橫行，並已具力量展開城市恐怖活動。一九八二年起，「光明之路」宣稱業已進入第三期鬭爭，即由鄉村包圍城市，俾爲人民戰爭鋪路。自此之後，該游擊隊在山區及首都即予取予求，其活動不但能控制所盤踞之山區，且在首都進行暗殺破壞，常使利瑪陷於癱瘓。表面上「光明之路」爲毛派「四人幫」狂熱分子，但其背景並不單純。鑒於「光明之路」與拉丁美洲極端游擊隊如哥倫比亞「四月十九日運動」有串連之事實，其幕後似亦與古巴有所關連^④，秘魯經濟艱困，社會不安，在邁向民主化過程中，有利於游擊隊之擴張，亦易蒙受游擊隊之叛亂禍害。

六、結 論

葛羅米柯與波諾馬瑞夫在合編之《蘇俄外交政策一九一七—一九八〇》一書中說明了蘇聯對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之政策，係以穩定擴張方式，建立關係，進行合作，加強對殖民地及在帝國主義壓制下從事解放鬭爭的人民之援助^⑤。是以長期以來，蘇聯一方面從事建立國與國之友好關係，藉貿易、經技、軍事合作、文化交流等鞏固邦交；一方面又發展共黨勢力，或和平參政，或武裝鬭爭，其方式雖迭經蛻變，其企圖則始終如一。古巴之淪爲附庸，尼加拉瓜倒入蘇陣營，已使蘇聯在加勒比海及中美

^④ See 1984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P. 168.

^⑤ See "Soviet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A. A. Gromyko and B. N. Ponomarev, Volume 11, 1945-1980, P. 397.

airiti

洲擁有可資使用之基地與橋頭堡；而中南美大國因與蘇聯進行多方面之合作，亦被蘇聯個個擊破。如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杯葛禁運穀物，蘇聯却順利自阿根廷採購小麥，及向巴西進口黃豆。同時蘇聯參與中南美各國之建設，層面亦逐年加深，其勢力較前更為壯大，終於在尼加拉瓜與美國發生尖銳衝突。一九八四年《ORBIS》夏季季刊報導，蘇聯惟恐在中美洲之滲透引起美國激烈反應，已勸告薩爾瓦多游擊隊節制，俾避免美國之干預，而危及尼加拉瓜，可見蘇聯對中南美擴張策略之運用，進退自如，已臻成熟，而中南美各國亦面臨更大之隱憂。莫斯科笑裏藏刀，為大多數中南美洲國家所漠視。莫斯科、哈瓦那及中南美共黨現正加速推行游擊叛亂，以中南美各國經濟艱困，社會問題嚴重，政治又未上軌道，情勢有利共黨擴張，預料八十年代末，游擊叛亂將趨熾烈，動盪情勢有擴大之虞。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特約研究員）

「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撰述兼詳，全書連同圖片約二十餘萬言，25開本，三百餘頁，歡迎惠購。

每冊實售：新臺幣 一〇〇元
美金 五元

郵資另加：國內（郵掛）新臺幣十二元
國外——平郵 美金三元
航空 美金七元五角

郵撥帳號：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